



一样的天空

陶然 著

作家出版社

这部小说把人物置身于香港商场背景，细腻地描绘人物心理，对人物的多重性格下了很多笔力；揭示社会对人的生存信仰、价值观念的冲击，对亲情、友情、爱情的磨损。小说采用多角度自白的艺术结构，将各自人物的内心隐秘揭示出来，面对高度商业社会的利益和情感纠葛，深层地表现人性底蕴，真实、生动、亲切、可信，让读者倾听一首灵魂的变奏曲。

一样的天空

陶然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样的天空/陶然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3.8

ISBN 978 - 7 - 5063 - 6947 - 3

I. ①一… II. ①陶 …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39201 号

一样的天空

作 者: 陶 然

责任编辑: 李亚梓

装帧设计: 张晓光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240 千

印 张: 18

版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6947 - 3

定 价: 28.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不一样的天空

舒 婷

平时都叫他乃贤，正式场合尊他一声陶然，有求于他时，比方路过香港要他请吃饭，就敛手规规矩矩称他大师兄。

常常忘记他姓涂。虽然他定居香港多年，并且担任《中国旅游》杂志副总编辑，而今兼任《香港作家》总编，却难得听人称他涂先生或者涂总。

涂总兢兢业业，版面上名家荟萃；涂先生不大有钱，因为不炒股票又不识投资加偷税；乃贤是个贤夫良父，帮太太刷碗带儿子上提琴课啦，对朋友也许做不到两肋插刀，插一肋还是肯的；做师兄虽有书必赠，并非有招必教，如此藏私还经常对我生气，板脸不过五分钟，摆摆师兄架子而已；至于陶然，陶然可是香港知名作家，散文、散文诗、小小说、短篇及中篇小说，一本书接一本书地出版。尤其最近出炉的《一样的天空》就很烫手，竟激活文坛宿将新锐来著文推介，有点好评如潮的声势。

因此，现在跳出自诩师妹的我，大有高攀的嫌疑啰？

陶然有别于其他香港作家，并非在题材、主题的开拓上多出几招（有多少人写着同样的题材、主题？），比如移民，他集多年

切肤沧桑，轻揭伤疤，其疼痛十指连心；比如商战，虽无直接亲历，凭间接冷眼旁观（常人能有几次身历其境？），居然借演艺圈杯水风波，照几番丑陋的原生态，让人倒抽几口冷气。但设若仅此而已，陶然可能还处于“风情卷”阶段，真诚中带几分稚气。

一个作家的成功，大概是将他的气质优势淋漓尽致到他特有的“领地”，且义无反顾地深耕细作？陶然一入道，就充分挥霍自己的潜质、内质。谦卑、柔弱地“软抵抗”十里洋场，又柔弱谦卑地强化自己的艺术追求。无论散文诗、散文、极短篇、中篇小说都自觉或不自觉弥布在一种好似绵里藏针的气息中。根植于心源深处的温暖色调，带着陶氏特有印记，涂抹《一样的天空》，突显出不一样的声部。

这不能不归结作者的“心理功夫”。

从王承澜身上，不难看到他的内向、腼腆，也领会他独善其身的艰难。其缠绵、敏感、优柔寡断乃至婆婆妈妈，紫色的忧郁和丁香的感伤。此番同构性塑造，得益于二者息息相关和天然转换。他的遗传、血脉，有多少丰富填补着主人公脾性，主人公遭际又有多少内接于他的精神、情意。绵细的心理体认，点穴到方玫神经质痛点，成为半睡半醒的“呓语”，触到陈瑞兴骄矜的脉络，则浮现两全其美的世故。且教其他人物气色也多跃然纸上。

陶然笔下的中年情怀既是王承澜的，也是陈瑞兴的，甚至是方玫的。从文则对金钱把持不定甚至嫉憎交织；经商又难舍知识分子臭毛病，尽管敛财有道还要满场走着方步；有爱情没有金钱不行，有金钱没爱情还是不行，等金钱和爱情都有了，就要求名分，没有名分的方玫终于远走高飞。

咳，人到中年什么都赔不起，名利、金钱、地位、家庭，唯一可以牺牲的就只有爱情了。

香港如此，经济快速发展的内地如此，不敢说“环球同此凉

热”，至少我们之中的王、陈、方比比皆是。陶然逼我们抛弃自艾自怜的感伤，正视无可推诿的自身弱点乃至人性缺陷。由此，让我们面对经济社会的压力、诱惑、损害所造成进退维谷的尴尬，更加平心静气些？

小说以回溯的展开充溢着痴情眷旧，纤弱的感伤特别适合内在化的心灵细语，而剪不断理还乱的缠绵有利于推进意识流动。诚如有些评论所言，陶然的文本风格偏向女性化，我以为正是如此这般细腻委婉坚韧入微的笔触，方能揭开中年知识分子温吞水的表面，进入波澜迭起的内心。

多种独白、情绪化心理体验及条状意识流，构成该小说重要特色。很难给陶然贴上这个流派那个流派的标签，在各领风骚三五天的当代文坛上，陶然不是最前卫的，但是持久。

二十年前，初次见到陶然的不是我，而是我未嫁前的那只老藤椅。他好容易来了鼓浪屿，我却去了河北，擦肩而过跌足不及。这以后，三五年见一面吧，大多是我过境香港，有次还在他家叨扰了一星期。

如今，从我的天空到你的天空，不必再签证了，乃贤。作为写作人，虽是一样的中年情怀，我们却各自驰骋在心灵里那不一样的天空下。

（载于香港《文汇报·文艺》1997年12月14日

北京《中华读书报》1997年12月17日）

舒婷：诗人，中国作协全国委员会主席团委员，福建省文联、作协副主席。

商业语境中的生存独白

——评陶然长篇小说《一样的天空》

吴义勤

在近年来涌入大陆的众多反映香港商界生活的小说中，陶然先生的长篇新作《一样的天空》可谓独树一帜。虽然同是以市场竞争中风诡云谲、变幻莫测的人生景观为题材，同是以揭示香港移民悲欢离合、酸甜苦辣的生存心态为主题，然而《一样的天空》在主题的实现方式上却蹊径独辟，作家对主人公生存困境的勘探不似同类小说重在对感性生存状态的描绘和展示，而是主要借助于一种交织了主人公生存独白、灵魂变奏以及作家对存在的言说等多重话语的独特商业语境的营构来完成，这就使得小说旨在敞开的生存世界呈现为一种话语和“声音”而不是“画面”。正是通过对“声音”的倾听，我们获得了进入和阐释这部小说意义世界的可能。

显然，在小说艺术世界内商业语境和主人公的生存景观是相辅相成的。商业语境既是主人公商业性生存的背景和制约力量，同时也构成了对这种生存的一种阐释。某种意义上说，这个语境本身也正是这部小说的主题和结构核心，是我们理解小说无当超越的梯阶，对它的描述既势在必行也难以回避。我们发现，矗立

在小说世界中的商业语境是一个价值观念崩坍了的语境，商业主义的游戏规则是它遵循的基本法律，而金钱和机遇则是它的核心语码。金钱是这个商业世界的统治语汇，它主宰了商业人生的全部风景。这里，文化被扼杀了，“能够赚钱就是英雄好汉，文化拿它干什么”；亲情被泯灭了，陈瑞兴自认“我纵横商场做生意时有一个坚守的原则便是六亲不认”；人性被扭曲了，“在商场上吹牛不用眨眼，不用脸红……我不吃人家，人家必会吃我，既然没有调和余地，我宁可当虎狼，也决不做羔羊”；道德被篡改了，没有是非，没有善恶，也没有了品质和信念，合理的变得荒诞，而荒诞却越发合理，于是“清高”和“志气”显得抽象、空洞，而“虚伪”和“残酷”则显得意义非凡，诚如方玫所言：“人是需要某些适应生存的手法，而某些虚伪，我想便正可使自己不陷于被动甚至被猎获的危险。”金钱的力量是如此巨大的，整个世界事实上已为之黯然失色。至于另一个核心语码“机遇”则可以说是这个商业世界的润滑剂。由于商业式的生存完全遵循游戏规则，一切取决于命运，一切均为偶然，因此主人公人生游戏的成败得失就全凭机遇和运气操纵。正如陈瑞兴所言：“没有机遇，才华也只是奢侈的游戏”，实际上，他本人在商场上的功成名就也正是“凭着一份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傻气，一份对富贵荣华向往的勇气，还有一份莫名其妙的运气”。此外，颠覆和消解是这个商业语境的基本运作方式。在这里，传统的生存信仰、价值观念、世界图式和话语系统都已被化解得面目全非。友谊是其颠覆的第一个生存词汇。在商业词典里，友谊是一个陌生的闯入者，是商业法则的天然敌人，因为在商业世界中一切皆唯利是图，“有钱赚就有友情，没钱赚就是无情”，没有永久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友人敌人像走马灯一样叫人眼花缭乱”。置身在这样的语境里友谊自然是走投无路。主人公王承澜和陈瑞兴友

谊的变迁可以说是对这种消解命运的一个生动演示。占据《一样的天空》情节中心的是陈瑞兴和王承澜两位朋友的人生经历和现实体验，对他们现实交往和友谊历史的叙述也是这部小说的重要内容。他们本是学生时代的密友，移民香港后也仍是关系非同一般，正如王承澜所言：“学生时代的好朋友，最是难忘，即使心在艰难的生活道路中因备受颠簸而变得粗糙起来，但一旦回忆起单纯岁月所结下的纯洁友谊都会顿生柔情”，但小说开始的时候我们发现这种友谊已经受到了商业语境的强烈冲击并濒临危机。陈瑞兴经过多年的钻营已经成为香港屈指可数的大富豪，“70年代他们大陆来香港的人能以我这样的速度迅速膨胀财力的人没有几个”，而王承澜却一直只能在一家报馆里当个小编辑“挨世界”。虽然主观上，陈瑞兴也很珍视这种友谊，但他却无法突破他的商业地位对他的束缚，他对SANDY就说过：“承澜以前既是我的知己，一个脑袋都可以交换的朋友。但现在？怕也难说。其实我主观上并不想与他疏远，但人在江湖呀！他有他的圈子，我也有我的圈子，彼此生活范围不同，香港的节奏又那么快，交往自然也少，友情就淡了。”王承澜内心里也极力想把他们的友谊保存得如学生时代那么美好，但自卑自尊的心理矛盾和恶性循环总使他无法做到在与瑞兴的交往中轻松自如。他觉得：“唯有自尊尚可以与他的财富相抗衡了，而使得友情处于平等状态。假如我已然没有钱，连自尊也丢失了，那又要摇尾乞怜，甚至沦落为‘傍友’？”因此，他甚至连和瑞兴一起吃普通一餐饭也显得拘束。许多的时候，他们相对而坐，却多默默无言。虽然同处“一样的天空”，但两位朋友生存状态、生活方式和生命态度的天壤之别已决定了他们的无法沟通和相处。就陈瑞兴来说，他对商业社会金钱至上的实用主义游戏原则可谓心领神会，因而无论是游戏敌手、周旋情人，还是决策商场、铲除异己，他都得心应手，相

反，王承澜则无论在性格和价值观上都显得与这个商业社会格格不入，写电影他遭人暗算，当编辑他被人压制，焦虑、窘迫，捉襟见肘的困境总是陪伴着他。显而易见，在小说的商业语境中陈瑞兴和王承澜这对昔日的朋友完全操持的是两套不同的语码，陈瑞兴是当之无愧的商业话语的信奉者和阐释者，而王承澜则是这种话语的反抗者和失语者，他内心虽然也渴望和抵抗着什么，但他却没有能力对这个世界“发言”。话语的差异可以说也是一种最本质的差异，所谓“话不投机半句多”，他们二人友谊的消逝乃势所必然。而爱情则是商业语境颠覆的第二生存语汇。在《一样的天空》中除了陈瑞兴和王承澜的交往及家庭生活之外，爱情故事也占相当大的比重，爱情心理事实上也是小说旨在揭示的主人公生存心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爱情”在这里已经褪去了它传统意义上的诗意光环，而是以一种悲剧形态呈现在这个商业语境内。在这个笑贫不笑娼的商业社会里，“英雄莫问出处，只要腰缠万贯，到时自然会有许多人唱颂歌”，“有钱可以打情骂俏得毫无束缚”。正因为如此，郑乾坤、柴世方之流才可以放肆地玩弄女性，进行钱色交易，如陈瑞兴想象郑乾坤和方玫关系时所言：“钱哦，谁不知道钱的可爱。明知他只不过逢场作戏，不会投入真情，那也顾不得了，反正从头到尾是一场交易，你出钱我献身。”即使在“商场永不言退”的陈瑞兴也在欲望的支配下冷落妻子美若，而迷失在与SANDY和方玫的私情偷欢中，“我不知道我追求的是什么”。而他和方玫的“爱情”在方玫眼中也无异于一场“游戏”。“我对他有戒心，也相信他对我一样有戒心。我们在某些方面互相吸引，但却并非全心投入，彼此小心翼翼地合演走爱情钢绳。”如果说陈瑞兴和美若的爱情病变展示了金钱对于爱情腐蚀性的一面的话，那么王承澜和芝兰的爱情蜕化则从反面证明了金钱对于爱情不可或缺的重要性。虽然，王承澜和芝兰

曾有过美好的爱情回忆，也有过恩爱和美好的婚姻生活，但在商业语境的压迫之下，他们的爱情就一步步被扭曲变形了。不仅心中的热情消逝殆尽，而且爱人的形象在彼此心目中也已是面目全非。芝兰婚前喜欢的是王承澜的老成持重，觉得他成熟可靠，嫁他之后却发觉“他的这个长处慢慢变成了致命的弱点”。在日益隔膜和陌生的生活中，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目睹爱情之花的枯萎、凋谢而无能为力。正如芝兰所分析的：“没有面包爱情也不便于生存”，“当两性间的神秘感消逝，当金钱的重要性赤裸裸地凸现出来，想要永远热恋下去，谈何容易”。并且，在这个商业语境中，我们还发现，爱情在许多时候已经异化为一种生存手段，在瑞兴眼中“做生意和做其他很多事情一样，美女绝对占便宜”，而“美人计更是商场的撒手铜。英雄难过美人关，即使明知美人身后有伏兵，男子汉却偏无法回避，即使是刀山火海，也是闭眼硬闯过去再说，至于是祸是福，早已不在话下，只是为了片刻的贪欢”。显而易见，方玫和陈瑞兴的“爱情”就明显地烙上了这种商业化的印痕。

然而，对《一样的天空》来说，其商业语境不仅在主题的实现方式上具有超越性，而且这种语境以独白和独白中的回忆为主营构方式也给小说的文体形态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由于小说旨在突出主人公在商业语境中所发的“多音齐鸣”的灵魂独白，因此，整部小说的情节和结构也就被打上了“独白”的印记，从而呈现出心理化和情绪化的色彩。显然就情节线索而言，《一样的天空》有过去的“回忆”和现在的“独白”两条线索，但情节的演进和时空的变化在小说表层则毫无痕迹。小说呈现在读者视野中只是主人公言说“独白”的静态画面，很难发现情节的动作性和画面性。小说也没有表层的时空切换，这一切都内化在主人公的“意识独白”里。“现在”是小说的基本时态，“独

白”在现在时态进行，而在现在时的“独白”中“过去”的回忆开始涌现、切入。可以说，在《一样的天空》中“过去”时空是孕育、包融在“现在”时空之内的。不但王承澜、陈瑞兴的生活史在“独白”中被呈现，就是柴世方、大亨新、方玫等主人公的人生经历也都是在“独白”中通过“意识的回眸”而展示的。正因为如此，这部小说的故事和情节都经由主人公心理情绪的浸染而呈现出心理体验的色彩，这样，现实世界被替换为心理世界，小说的自我阐释性也随之而来，故事的原生态也从而具有了某种阐释性。与此同时，小说的结构也完全遵循心理的逻辑，纷繁的生活场景、众多的人物、变幻的时间和空间都脱离了现实原则的支配。“现在”的故事发展缓慢，情节似乎被冻结了，而“过去”的故事则频繁曝光不断穿插闪现。显然，操纵它们的出现和隐匿的都是主人公意识的流动和情绪的起伏，这不仅带来了小说结构的自由和弹性，也更赋予小说叙述上的生动活泼。

作为一部以营构商业语境为主的独白体小说，《一样的天空》在叙述视角上也呈现出风格，这就是叙事者的主人公化。在现代小说中叙事视点显得非常重要，它不是作为一种传递情节给读者的附属物后加上去的，相反，正是叙事视点创造了兴趣、冲突、悬念，乃至情节本身。通常的叙事视点有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两种，第一人称有利于坦露自我的内心世界，但他却无法进入他人的心理；第三人称属于全知叙事，它可以叙述一切，也可以自由进入别人的内心，但这种视点给人以不真实感。《一样的天空》采用第一人称为主的视点但同时也插入了第三人称视点，这就是第21章、23章对陈瑞兴、方玫、王承澜、SANDY四人海边相遇的戏剧场景的叙述。这种在第一人称独白中插入两章第三人称叙事的方法不仅造成了小说叙述上的变幻之美，同时也有利于推动小说情节的发展和结构的变化，可以说是艺术上一举两得的事情。

仅就第一人称而言，这部小说也不同于传统的第一人称小说，它有效地克服了第一人称无法进入他人内心叙事局限，通过使所有主人公都充当叙述人的方法，小说赋予了第一人称视角的多重性和变调性。《一样的天空》能充分、深刻地坦露和揭示众多主人公的生存心态和灵魂波纹显然正是与这种叙述者和主人公的一体化分不开。这样的叙述方式一方面使小说描绘的生存图景以心理体验的方式呈现，从而加深了小说的心理内涵，另一方面也使小说的心理内涵更具有真实性。在小说中，陈瑞兴骄傲而又自矜，王承澜既自卑而又自尊，方玫刚强而又脆弱，SANDY似爱非爱似恨非恨的矛盾心理之所以能得到如此淋漓尽致的表现，事实上也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主人公们主动的自我“独白”和倾听。而对读者而言，这种独白和倾诉又营造了一个真实的对话情境，每个主人公都以各自的声音敞开了他们的心理世界并对我们发出了心灵的召唤。如此，阅读变成了一次真正的倾听，在倾听中我们完成了对主人公生存本质的拷问和阐释，完成了对小说商业语境的真正进入和对话。海德格尔就说过，倾听和对话是一种真正的哲学境界，这种境界的获得也是《一样的天空》艺术成就和艺术魅力的体现和证明，它使这部小说本质上和那些以感性描写刺激读者猎奇心理的通俗小说区别了开来。

1994年酷暑于扬州

（载于沈阳《当代作家评论》双月刊1994年第10期）

吴义勤，文学评论家，现为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

寂寞之舞的陶然

陈瑞琳

世上人多，大多会忘却。但是就有某一个时刻，偏偏会记住一个人。那个人就烙在记忆里，时不时地想起，甚至思维忽然就有些停顿，然后想看看窗外，真好，与这样的一种人活在同一时代。

那是2006年的7月，天气却有些凉飕飕，因为是在吉林的长春。一群（至少有一百多人吧）非要研究中国大陆以外汉语文学的人正聚集在一起，召开第十四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代表们都住在郊外，感觉人烟稀少，迎面遇到的表情多是行色匆匆。

记得是午后，我从宾馆的饭厅踱步走过一楼前，忽见三两人垂头陪着一人，主要是那一蹲在台阶上，姿势很不寻常。走近看发现是香港来的陶然。陶先生的脸很有些白，让他本来就不红润的面色又多了青黄，眼睛也比平日更加地深陷，嘴角却努力地扯出笑容告诉我是他的肠胃出了状况。我心里叫苦，看他本来就不壮实，而这种病最好的疗法就是空腹，岂不让他消瘦更快。那个下午，什么的报告都没听清楚，脑子里一直在联想：陶先生一定是水土不服了，估计是这东北的粗野菜肴闹的，陶先生祖籍印

尼，如今在香江之畔，胃里面怕是习惯了精致的小茶点，这长春人的大盆子大碗怕是让他消受不了。

翌日，大家要作鸟兽散。我却蓦然看见陶先生正端坐在一辆要去长白山天池的大巴士上，心里顿时大惊，很是为他担心。转念想他可能是一个很顽强的人，不到天池非好汉。不过，我心里面还是很后悔送了他一本新出版的《横看成岭侧成峰》，小书虽不厚，但旅行的人多一张纸都累，何况他要上天池。

过了很多年后，那长春会上所有的记忆都模糊了，但是我却总能想起陶然。他的因为肠胃的不适而有些抑制的痛苦表情就不断地出现在脑海里，干脆就是挥之不去。那表情在我看来好像就是他与这个世界的关系，而不是食物与胃的关系。他的身体似乎总在面对着某种悖逆和挑战，但他的嘴角依然能够留给这世界足够的笑容。我们后来的见面多起来，但是我还是忘不掉他在长春的面容，竟成为永远的定格。

说起来，健康壮硕的人虽是让人羡慕的，但写作人的精血多用于心，好的身子骨就颇不易。记得平凹先生就说过他病的时候形象的思维才异常地活跃。此外，内心强大的人性格上多内向，言语也容易讷拙，这些正是陶然。舒荣大姐的文章里写陶然是“儒雅文静、少言寡语、笑微微的腼腆”，还真是精妙。尤其是那个“笑微微”，一展他对这个世界敬畏的关怀和宽怀。他自己曾说：“陶然二字本身含有陶然快乐的意思，我并不是一个快乐的人，但我希望自己是。”

一个好人内心的强大主要是来源于他心中与生俱来的大爱。在陶然的心里，显然蕴藏着很多爱。只是他把这爱一层一层地分给了三处：一层是这个世界，一层是这个世界的人，一层是这个世界的文学。在我看来，一个真正爱世界的人，才能看到这个世界最深处的黑暗。所以在陶然身上，明显地融合着温暖灵秀与阴

郁愤激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气质。

喜欢那句话：“用文字打败时间。”关于陶然，我倒是觉得他是在用文字完成他所有的爱恋。诗人，散文家，小说家，编者！这么多的身份，需要的是一种怎样强大的力量，需要储存多少不同寻常的“爱”。这种爱不因环境而改变，不因年龄而消减，正如他喜欢的那句雨果的诗：“你没有那么多的死灰能扑灭我的灵火，你没有那么深的遗忘能吞没我的爱情。”

通常一个顺遂的人，爱的力量反而脆弱。另外的一个奇妙结论则是一个具有太多爱的人与这世界的关系又常常是紧张的。所以说，一个好的作家，其实是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的，也可以说就是永远地“水土不服”。但是陶然的心里有足够的爱，让他对这世界不厌不弃。无论漂泊与苍凉，都如东坡的诗：“一蓑烟雨任平生。”

陶然，在上个世纪中叶的红色风暴中从南洋来到凛冽的北京，最后又在大时代的无奈中移植到香港，这期间的人生经历何止是失落与失望？对此，吴义勤先生有这样精彩的概括：陶然的“前朝是对北京的那种政治的无情，后朝又是要面对香港商业社会的无情”。陶然，这个注定了生命轨道总是逆行的人，唯有文字才能最终化解他生命之躯的切肤之痛。

话说陶然，就不能不说香港的文学。

当下的中国文学，正有两个“异数”，一个是台湾的文学，另一个就是香港的文学。这两个地方跟中国大陆很不一样，因为不一样，从而具有了文化参照的意义。台湾，在经历过西风洗礼之后，在螺旋上升的意义上保存了中华文化。香港，在经历了殖民时代之后更多地靠近了物质的西方。正因为此，很多人以为香港的传统文化有缺失，其实不然。香港的文化表面上看起来不中不西，这正是它的奇妙所在，妙就妙在它什么都能存在。

记得黄万华教授就说过，香港文学的特征是一个“杂”字，而且是“混杂”中的“丰厚”。我想，他说的“杂”，就是包容，左的、右的，中的、西的，新的、旧的，雅的、俗的，乡村的、城市的，现代的、传统的，本土的、外来的，殖民的、反殖民的，等等。但这些彼此的特征界限又都是模糊交错的，并不成流派。所以归根起来，香港的作家是更看重自己的个性，如同斑斓多彩的“沙拉”，谁都不同，各有各的颜色。

1999年，我去香港，虽然只有三天，感受却非常深。第一天走到尖沙咀，远远看见垂下来的巨大条幅，是一个云集世界大师的画展。小小香港，却一直在追寻着文化上的尖端。再看它的文坛，表面看来是“杂”，其实也是各家的极致。仅仅说我喜欢的女作家，言情的有亦舒，商场的有梁凤仪，闺秀的有林燕妮，影视的有李碧华，真是个个都站在尖端上。更不要说举世无双的武侠金庸，以及那笔力千钧的散文大师董桥。

不过，相对于中国文学的洪流巨波，香港的文学还是感觉“轻”了一些，这“轻”的另一种说法就是不够“沉重”。或许是因为土地本身的狭小？或是因为人与人的距离太近？总之，在香港的文坛上执着于现实主义批判（不是批判现实主义）的小说家数目上的确有些少，至今亦未能形成创作主体的大格局。早年有老作家刘以鬯等开荒耕耘，但步其后尘者实乃寥寥。于是，在这样的空山峡谷之中，我们看见了女作家西西如侠女般的独行，又看见香江之畔三十多年一直在寂寞之舞的陶然。

面对“香港文学”的“多元共存”（袁勇麟语），陶然的存在显然也是一个特异。无论是他早期的“移民故事”，还是他后来的“香港故事”，无论是他作为“外来”的作家，还是作为香港文坛现实主义流派的火炬传人，他的创作，在宏观的意义上为香港文学注入了现实批判的价值潮流，微观的意义上则是提供了关